

<<霜降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霜降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1353332

10位ISBN编号：7561353332

出版时间：2011-4

出版时间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严歌苓

页数：236

字数：138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霜降>>

内容概要

这座院落在极乐的享受中显出它疯人院的本质  
她来时，青春羞涩而坦然  
不多时，美丽添了忧郁  
年华易逝，沧桑累积，悲喜过往，难赋深情  
冤孽间相互的报复便是冤孽式的爱与亲情.....  
这一家子，这一世界，就这样爱出了死，怨出了生。

## 作者简介

严歌苓，著名旅美作家、好莱坞专业编剧。  
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，攻读写作硕士学位。  
严歌苓二十岁时开始发表作品，先后创作了《少女小渔》《天浴》《扶桑》《人寰》《白蛇》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《第九个寡妇》《小姨多鹤》《赴宴者》《霜降》等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。  
她的作品充满鲜活的生命力，具有强烈的故事性、画面性，其生动流畅的语言，细腻准确的描写，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，深受各界好评。

<<霜降>>

书籍目录

1 《霜降》第一部分

霜降一脚踏进地铁车厢。

到最后两班车时，就连丑姑娘都会被人盯着看了，更何况霜降不丑。

旁的乡下女孩，头一回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，一瞅就让人瞅矮了，她不。

她一双墨墨黑的眼刹时就反咬住无论从哪方伸过来的目光，逃得再及时，也难免被那眼咬着撵一截。

2 《霜降》第二部分

早晨霜降在后院门外的小山坡上捡绿豆。

小保姆们每人分了一口袋生虫的绿豆去捡，再捡得仔细，每天晚餐的绿豆汤里仍有不少胖胖的白虫浮着。

程司令最恨人乱扔东西?所以大家只有辛苦卖力地捡豆子，眼开眼闭地喝豆汤。

抱怨说豆汤里有虫，他问：毒人啊？

## &lt;&lt;霜降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一 霜降一脚跨进地铁车厢。

到最后两班车时，就连丑姑娘都会被人盯着看了，更何况霜降不丑。旁的乡下女孩，头一回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，一瞅就让人瞅矮了，她不。她一双墨墨黑的眼睛时就反咬住无论从哪方伸过来的目光，逃得再及时，也难免被那眼咬着撵一截。

霜降下了车，嗅到自己身上淡淡的汗臭。

她没有买火车票，从家往北京这一路上被检票员撵下车四五回，虽然她换乘了四五趟车，但总算一分钱没花在路费上。

她穿一条假丝裙子，光线稍微亮一点儿，就透出里面的彩色内裤。

很快她就懂得，裙子贵贱不要紧，衬裙是一定要穿的。

男朋友迎出来，怨她不打个电报通知一声火车班次。

男朋友是她中学的同班同学，比她大好几岁，后来她升到高年级他却仍留在原来的班。

他参军后给霜降来了封老厚的信，说他和班里其他男同学一样，一直是悄然无望地爱着霜降。

通了一年多的信，他在最后一封信里夹了二十元钱，邀霜降逛逛北京。

许多乡下女孩都在北京给人做女佣，他认为霜降一定能在顶好的人家混上事由。

就像他服务的那种深宅大院。

霜降打量着他身后高院墙里的小楼，问：“我住哪？”

“有空房，”他鬼笑。

“老爷子的大儿子一家出了国，叫我常给他们房子开开窗透透气，抹抹灰尘什么的。我呆子啊？”

给他们使着不挣一个钱。

你住进去手脚一定要轻，要出门逛，早上早早就跑。

除了老爷子，这院里都是夜里吃白天睡的人。

老爷子看见你不要紧，反正有七八个小保姆都和你差不多年纪，他分不清谁是谁。

“他说的‘老爷子’是这院的主人，一个名气很响、有许多英雄传说和奇闻轶事的老将军。

他是老将军的警卫员。

你看他光着背，却挂着手枪，霜降觉得他看去像旧时的打手或家丁。

他接过霜降手里的一只竹篓，每上一步楼梯，脖子都伸一下再缩一下。

霜降笑，说他像个偷瓜贼。

霜降很快被引进一间大房，地是两色镶的拼花地板，所有窗子都坠着紫红的丝绒窗帘，开灯不碍事，楼上有几只脚在有板有眼地踩着：什么入时音乐在惹他们发疯。

见男朋友把竹篓搁在门边，霜降提醒他别让篓子倒了。

问里头装了啥，她笑，笑里有戏。

霜降用手轻轻触那床，仿佛它是脆的或嫩的。

然后拿屁股小心地压上去，又惊又兴奋地一缩颈子。

之后她横下心似的往上一躺，人浮沉几下。

男朋友靠拢过来，带一种企图和试探的表情，霜降喝住他。

紧急当中，她连他名字也忘了。

他名字又土又拗口，并且他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，像霜降这样灵透灵透的姑娘一旦开始了自己的故事，马上就跟他没关系了。

“你还不走？”

我想睡了，明一大早我要出门！

“霜降说。

“明天我好好跟老爷子求，请出半天假来，我领你逛北京！”

“我一人逛，北京城敢不认我？”

## &lt;&lt;霜降&gt;&gt;

“北京人听人讲外地话，还不把你往死里欺负！”

“那我，就讲北京话，”她一变腔：“前门儿到了，有到天安门、大栅栏儿……”仅仅一路地铁乘过来，她把报站广播学了个活脱脱。

这时她拉开壁橱门，愣住。

她原以为这门后是厕所，男朋友笑起来，坏笑。

“笑什么，我晓得里头不是茅房！”

“她呛呛道。”

她知道他等她犯错误，或少见多怪地惊叫，他好为她解释这个那个。

比如梳妆台上那个扎着刺的、像仙人掌的玩艺是女人梳头发的；天花板上的四片船桨叫电风扇。

霜降偏偏不问，心想，等我一个人时，我来慢慢研究怎样用每件东西。

男朋友打开另一扇门：“这才是茅房！”

“霜降截了他的话：“我晓得那是马桶！”

晓得城里人编乡下姑娘的故事，说她们在马桶里洗脚洗衣裳！”

“她心想：学会坐着解手可不是件容易事，就怕手解不出，坐那儿打起瞌睡。”

睡到天擦黑儿，霜降被什么响动惊醒。

一看，没拴紧的门被风吹开了，再看，门边那个竹篓倒翻了，里面十来只鳖跑得一只不剩，听人讲鳖在北京卖百来块一只，霜降没带钱和衣裳来，这篓鳖就是她全部行李。

她顾不得穿整齐衣服就顺走廊找去。

走廊那头的一间房乌蒙蒙亮着灯，她发现一群甲鱼全聚在角落里。

有一只探了半个身进那屋，门底缝太窄，它进退不得，正被夹得张牙舞爪。

她将其他甲鱼捉进竹篓，便来处理门缝里最淘的那只，刚一动作，门砰一下开了。

慌坏的霜降仰起脸，见门里站了个灰白脸男人，满面孔烦躁，颇年轻的身坯，头却是半秃了。

“呀，对不起！”

“霜降站起身，想在他盘问前逃掉。”

她手已被逮住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男人问。”

他样子不凶，却很阴，怎么有这种脸色？”

灰得像水泥。

霜降编不出妥当的谎，只有被他捉着。

男人又问：“新来的？”

“霜降快点头。”

听说这院子的小女佣不断被辞旧迎新，一时谁搞得清。

男人从头到脚细瞄她，已不再逮紧她手了。

霜降一身碎花薄棉纱短裤褂，旧了，也嫌窄，胸脯在里面撑得满满的。

“进来。”

“男人说，根本不问：你愿不愿、想不想之类的话，也不说“请”。”

“你一个人？”

“霜降问。”

“两个，”“等他将她让进屋，他又说：“加上你。”

“霜降立刻扭头去看门。”

门已被掩紧，门下那只鳖在拳打脚踢。

她转身踏住鳖伸长的头与颈，抓住它背和腹，从门缝里拔出它。

“看！”

“她歪头一笑，呲了颗虎牙出来。”

男人掩饰着惊吓与嫌恶。

“才从乡下来？”

<<霜降>>

看样子是才进城，还没来得及学坏。

十八岁？

”他很顺手地捏捏她下巴。

轻浮到如此自如的程度，反而让人服贴了。

霜降昨晚听说这院的将军老爷子娶过三房老婆，结发的那位在他跟红军走后便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。

第二位生了两个孩子后让将军当时一位上司看中，被将军拱手相让了。

第三位生了七个孩子，其中一个生出来与老头的秘书长得一模一样，从此夫人便在这家中大气不出了。

霜降断定面前这位是老将军的九个龙种之一。

”你怕？

”霜降把甲鱼肚皮朝天搁在地上：”这回看你再动弹！

”她对甲鱼说。

”青肚皮呢！

青肚皮比红肚皮难觅，因为红肚皮的住在水浅的地方，长的也比青肚皮快！

”她认真瞪着甲鱼，眼不闪，鼻孔也撑圆了。

男人在一步以外的地方再从脚将她看到头，霜降晓得自己生得很俏。

即使世上没镜子，男人们的眼神也会告诉她。

他请霜降坐。

这屋有地毯，满地是枕头、毛巾、毯子。

不久霜降知道，他一闹失眠就这样造反。

他懒散地转身往冰箱走，裤子宽大，飘得像他没腿也没屁股。

他从冰箱里取出一听Coke扔给霜降。

”喝。

我叫四星。

是我家老爷子升四星上将时生的。

”说着，他盘腿坐在地毯上，手指飞快地捻动一副扑克牌，摆起某种牌戏来，但不超过两分钟，他准定搅和了它们重摆。

”唉，你跟我说话。

”他说。

”我叫霜降，”她看出他一点不老，半秃的头造了个老气横秋的假象。

”接着讲。

你没听见？

你得跟我聊天！

”现在几点？

”管它呢。

唉，讲话讲话！

”我要回去睡觉。

”就睡这儿，那是床。

”我要回去。

我走啦？

”霜降觉出一点儿蹊跷和恐怖。

这屋和这男人都不对劲。

她轻轻搁下未启的Coke，实际上她根本不知它是什么，一只冰冷的金属筒，只让她感到几分凶险。

”站住。

你不能出去。

这里是牢。

## &lt;&lt;霜降&gt;&gt;

”叫四星的男人说。

”你进来了，就跟我一样，别想出去。

这屋真的是牢。

”霜降环视一眼，倏地笑起来。

这屋有点疯癫迷幻的气氛，但怎么也不可能是牢。

她笑得嘹亮；从里到外笑透了。

霜降就这点好，不怵生人，不在乎高低文野。

她笑时四星停了牌戏盯着她看，既惊讶又羡慕：她笑得多么好啊。

霜降笑时想，好日子容易养疯人。

这屋虽一团糟，但没不精致不高档的物件。

地毯、壁毯、水晶吊灯就有三只不同的。

一屋子摆设足足够装璜十间屋子。

若它被称为牢，天下人都会去杀人放火情愿被囚进这种”牢”。

”你笑什么？

我神经？

喝醉了，满口胡话？

狗娘养的骗你！

这里真是牢房。

”霜降仍带着逗醉汉或疯人的神情，问：”你不能出去？

””出去会被五花大绑绑回来。

””跑快点儿，跑远些！

””枪子儿会撵上我。

”霜降咬住下唇--笑憋得她鼓了两腮。

四星又开始摆另一局牌，没摆完就一把收拢了它们，他瞅定霜降，浪气地半眯眼：”知道吗？

你是一帖补药，男人看你一眼就是大补。

”他搁下手中的牌，站起身。

霜降想，他可别由文癫子变成武癫子。

”我困死了，我要回去睡了。

”她仍笑，但眼已四下掠了一遍，看看有什么能操到手，一旦他疯得动粗，她好砸他个劈头盖脸

。

”我告诉过你--床在那儿。

”&hellip;&hellip;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，她叙述的魅力在于“瞬间的容量和浓度”，小说有一种扩张力，充满了嗅觉、听觉、视觉和高度的敏感。

——著名评论家 雷达 与我们的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，严歌苓的语言里有一种“脱口秀”，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。

——著名作家 梁晓声

编辑推荐

著名作家严歌苓经典再现 演绎家族兴衰的哀歌之作 她，艳丽青春却不尊贵的女佣 他，不可一世内心孤独的将军 逃离，终结了这个家族的繁盛 死亡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爱，在若有似无的触碰中绝望 冬，将近；幸福，如履薄冰&hellip;&hellip;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